

论张楚《云落》中的县城叙事

柳 瑞

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阜阳

【摘要】在长篇小说《云落》中，张楚以“云落县”书写县城的空间、人文景观，揭示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地方风物和饮食文化与时代变迁的融合，共同建构起令人倍感温馨的“地方感”。小说中，他以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云落县城的两类边缘群体——中年妇女和县城青年，这两类人物的联系、交织与冲突，不仅展现了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县城人际交往的复杂，还勾勒了充满人性温度的生活图景。同时，张楚还着力于日常生活叙事，以日常生活的细节与戏剧冲突呈现人的生存本相，再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云落县城的社会百态。

【关键词】张楚；《云落》；县城景观；县城边缘群体；日常生活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新世纪文学“城镇化”书写研究（2024AH040347）

【收稿日期】2025 年 9 月 18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1 月 3 日

【DOI】10.12208/j.ssr.20250421

On the county narrative in Zhang Chu's "Yunluo"

Rui Liu

College of Arts,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Abstract】In the novel "Yunluo", Zhang Chu wrote about the spati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county with "Yunluo County", revealing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customs and food culture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jointly building a warm "local sense". In the novel, he used a delicate tone to shape two types of marginal groups in Yunluo County - middle-aged women and young people in the county. The connection, intertwining and conflict of these two types of characters not only show the complexity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n the county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outline the picture of life full of human warmth. At the same time, Zhang Chu also focused on the narrative of daily life, presenting the true survival of people with the details of daily life and the conflict of drama, and reproducing the social aspects of Yunluo Coun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Keywords】Zhang Chu; "Yunluo"; County landscape; County marginal groups; Daily life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版图中，以“乡村”和“城市”为核心的地理空间书写构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乡土文学的创作领域，作家们建构出以“乡村”为文学地理空间的传统，这一传统最早可追溯到鲁迅，其《孔乙己》《祝福》等小说通过“鲁镇”这一地理空间的建构奠定了典范。此后毕飞宇小说中的“王家庄”、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等文学地理空间相继涌现。相比之下，城市文学则建构出以“城市”为空间的文学书写，包括老舍笔下的“北京”、张爱玲和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等。现当代作家常常通过建构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建构了属于私人的文学版图。在传统的文学创作谱系中，乡土与都市叙事已经习惯性进入我们的

创作领域，其实处于城乡交汇地带的县城地理空间同样是一方魅力无穷的场域。县城，在城市和乡村、传统与现代之间，它一方面努力向城市靠拢，另一方面又无法割断与乡村的联系。这种双重性既源于其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理位置，也与它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仍然受农业文明影响有关。正是由于县城在城市与乡土两大传统中的边缘位置，其相关文学创作与城市文学、乡土文学相比显得较少。然而，随着国家近年提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有效路径”^[1]，县城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地理空间书写中也逐渐显现出独特的价值。从这个层面出发，张楚的写作对当下县城文学有着较大的意义。2023 年张楚于《收获》发表的长篇

小说《云落》将故事聚焦于北方县城，以云落县城为背景，通过对县城生活、县城文化以及县城人等话题进行阐述，构建了一幅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浮世绘”画卷。

1 发现“风景”：多元丰富的县城景观构成

风景通常是由观者‘发现’后才成为特定景观的。陶礼天曾说：“我国‘景观’这个概念，在‘成词’前，是密切与风景的‘景’和观看的‘观’联系在一起的。”^[2]但“景观”不仅包括自然景观，还包括人文景观等可视性的存在。在《云落》中，作者即通过对虚构的“云落县”的四时美景与地方风物的描摹，勾勒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云落县城，展现了当地独有的社会风貌和民间图景。

1.1 社会转型下的县城景观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快速的发展。于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县城作为城乡的过渡地带形成了传统的乡土景观和现代化的工业景观。张楚在《云落》中通过对县城乡村田园式的自然景观和现代化的工业景观的捕捉，揭示了县城景观的交叉模式，进而体现出其过渡性特征与时代发展的紧密关联。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出现许多传统景观中所没有的新的景观要素，这些景观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3]

云落的县城景观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云落县城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景观，另一类是现代化的工业景观。前者耗费较多的篇幅，作者用大量的白描笔法来描绘云落的春风和草木，以及各种各样被春风吹醒的虫子，如“桃影浮印燕剪西风”^[4]，“树下踱着几只肥芦花鸡，咕咕咕咕地刨着松腥的泥土”^[4]。张楚从云落的一花一草、一鸟一虫为切入点，展现了县城空间下从雨水到惊蛰，再到春分以及清明之后的云落物产与景致。作者对这些自然景观的描写不仅是画面式的呈现，更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以听觉和视觉的方式外化出来。在声音上，有风吹花朵的声音，有城乡结合部鸡鸣的声音等等。在气味上，有风中海蛎子和纸浆的腥味，有野兔的腥味等。张楚从色、声、味多维度全方位展开对自然景观的描摹，将这些可视、可听、可闻的景象集中在云落县城，在虚实交融的笔触间，勾勒出云落人闲适自得的诗意生活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它在城乡过渡地带的县城催生了大量的现代化工业景观，相较于田园牧歌式的自然景观，这种现代化的工业景观表现的是县城生活的巨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各种现代化城市“景观”均得到过不同程度的涌现：云落城区的云落大饭店、德福大超市等拔

地而起。县城里万永胜投资兴办的扁鹊医院和常献凯的常记驴肉馆。县城周边小镇的钢铁厂、造纸厂、棉纺厂，因环保不达标纷纷关停转型。尤其是近年来，云落改造的步伐加快，政府对东南街、西南街进行大规模的平改楼。县城中的现代化工业景观的建设构成了云落的“城市”形态，通过县城工业景观的变迁，仍能窥探到县城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轨迹。

1.2 县城世界的地域文化

作家在创作时不仅受到自然地理的熏陶，也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从而在作品中形成相应的人文地理景观，使其作品既承载着历史印记，又映射出特定的社会风貌。张楚小说中对云落人文景观的书写，主要撷取云落人的饮食以及结婚习俗，全景式地展现了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

民俗作为“一种模式化了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的规范体系，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代代相袭的民众习惯”^[5]。在《云落》中，民俗活动始终保持活力，通过对常云泽婚礼场景的细腻描摹构建起独具地方风味的民俗风景画。文本详细呈现了繁复的婚俗礼仪：新郎迎亲时，随行的婚车须有“三样”：一捆大葱、两斤粉条与六斤六两猪里脊，无人深究其寓意却自觉沿袭此传统。这些世代承传的婚礼习俗既承载着集体智慧与情感记忆，更彰显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与生命仪典的虔敬之心。

饮食是生存之需，人与食物的关系“可以说是人类生存于世的第一关系”^[6]。饮食作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风景，也是近几年“地方性写作”的应有之义。《云落》再现了云落县城的饮食风景，建构起饮食与时代的空间联系。常献凯在工作下岗后开了包子铺，蒸饺因味道鲜美吸引了附近的许多民工；而现在常献凯的驴肉馆已经成为云落县的美食地标，从包子铺到驴肉馆的转型，顾客的饮食选择从常见的“白菜猪肉馅、青菜猪肉馅”到罕见的“清炖驴尾红烧驴蹄、胶艾炖驴腰”等特色菜，这一变化不仅映射出云落县城的城市化进程，更折射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的经济繁荣。即使是云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被时代牵引，踉踉跄跄向前行走。张楚将时代变迁凝练于日常饮食中，展现出人物与县城景观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这种对“县城叙事”的熟稔把控，构成了《云落》独具特色的县城饮食图景。

张楚透过对云落的“花”“鸟”“建筑”“饮食”等风物和景观的关注，共同构建了倍感温馨的“地方感”。而这种“地方感”的背后是作者“在深度的情感

依恋中构筑起了文学世界中的精神原乡”^[7]，这种知根知底的“县城式”叙事，也是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

2 凝望“县城”：县城边缘群体的生命底色

张楚在《云落》中不厌其烦地描摹云落的各种景观，实则是要建构云落县城边缘人物的生存空间。《云落》的关注点不仅是云落这个县城生存空间，更是云落县城的边缘人物，而这些被社会遗忘的底层边缘人物主要包括离异中年妇女与县城青年两大类，他们长期游走在县城，其困顿与挣扎恰似一面棱镜，不仅呈现着城乡“夹层”中边缘群体的独特生存状态，还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社会复杂的文化肌理。

2.1 “地母”底色的万樱

在《云落》的叙事空间中，张楚勾画的万樱是县城中的普通一员，其落入画卷中也极容易被忽视，唯有仔细观察才能发觉出她“在世界上失败而无望的处境”^[8]。作为县城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万樱兼具坚韧乐观的精神特质与悲悯包容的地母气质，评论家将其喻为“天使般的地母型人物”^[9]。而《云落》中的“万樱”并非这一形象的首次出现，其形象是张楚前期作品《樱桃记》（2006）中的“樱桃”的续写。

《刹那记》中的樱桃停留在了少女时期，而樱桃的形象始终萦绕在张楚的脑海里，最终促使他开始构思一个长篇，于是经过五年的努力，张楚在《云落》中成功塑造出成年“樱桃”的形象。成年后的万樱兼具坚韧乐观的品格与佛性特质。作为小说中的“忙”人，她清晨早起打扫街道，头响在窗帘店工作，午间经营旅馆，抽空还需到按摩店兼职，晚上则照顾植物人丈夫。走马灯式的转场透出万樱的疲惫，但万樱并未在生活的重压下颓废，反而始终保持着人性的光辉。当蒋明芳被卷入“杀人案”时，她多方向熟人打探，并在蒋明芳无罪释放后宴请众人；在来素芸因为金融风波失去大量资金，自己也深陷怀孕的苦恼，还是会陪伴来素芸去讨债。万樱作为平凡之人以肝胆相照的情义驱散了当下生活的迷障，从中能窥探出县城人际关系仍然保留这农耕文明时的谱系特征——“熟人社会”^[10]。面对困境时选择向熟人求助的心理机制，印证了县城社会结构中血缘与地缘关系的特殊黏性——这种亲密关系在城市已经很难找寻，却在县城里空间以非血缘的衍生形态普遍存续。小说通过勾勒这种深厚的人情网络，构建起独特的民间伦理，这显然也是张楚“县城叙事学”的重要意义。

2.2 多面的边缘青年

除了万樱，小说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常云泽同样具

有复杂性格特质。这一人物既有莽撞无畏、恶贯满盈的一面，又有豪爽和仗义的江湖气质，恰如张楚所言“这是一个真实复杂、亦正亦邪的男性形象”^[11]。常云泽与徐天青初见时，常云泽对他的仗义相帮，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从这个角度看他确实是一个带有英雄色彩的人物，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张楚塑造的小说人物几乎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随着叙事的展开，这个人物展现出令人震惊的多重面相：他既是“火车厢”夜场的底层服务者，也是罔顾女性意愿的暴力侵犯者；既是穿越沙尘暴与断颈马头共沉眠的悲情司机，又是群殴中用匕首刺入他人腹腔的凶徒。从充满张力的种种行为来看，常云泽是一个多面的人物，对于他无法用简单的善恶标准或者世俗道德规范去评价他。

作为边缘人物的徐天青是从云落出走又归来的青年，代表着自县城逃离又回到县城的“归来者”形象，作为小说中的“归来者”，张楚将他那种小人物的虚伪、冷漠和善良的特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徐天青作为一个成长在城市的“理性经济人”，有着城市的虚伪、冷漠与算计。在蒋明芳被卷入杀人案时，徐天青对急病乱投药的万樱扯下表姐认识云落常务副县长的谎言，还狮子大张口向万樱讨钱，从这里能看出他的虚伪。不仅如此，在自己的身份被揭穿后，徐天青经过一番市侩的考量，作出了理性的选择，最终选择逃离云落。这是源于徐天青长期居于城市中，城市的冷漠生活让他无法与既无血缘关系也毫无亲情的养父之间有任何情感牵绊。张楚在写各种人物时，总是心怀善意，即使写出了徐天青的诸多缺点，却也能准确捕捉那微小的善意。面对鸠占鹊巢的“入侵者”，徐天青对冒名顶替的常云泽是愤怒的，但在与常云泽的相处中，“他打算原谅一切不该原谅的，接受一切不该接受的”^{[14]167}。徐天青的原谅，在这里所延续的是县城人物内心世界的那一抹亮色。这说明张楚在人物刻画上不仅“始终坚持人性中的温暖与闪光”^[12]，还通过人性的矛盾展现张楚塑造人物的精妙之处：既充分凸显底层边缘人的人性冷漠和虚伪的本性，又能在细微的小事中捕捉人性之善。张楚的县城叙事创作通过刻画边缘人物的复杂性，着力开掘出其潜藏的人性光辉，这或许正是其创作的深层意图所在。

正是张楚刻画地那些集鲁莽和仗义、善良与虚伪、笨拙与宽容于一身的县城边缘群体，构成了时代褶皱中最真实最朴素的人生风景。他们在县城生活中既有人性之恶的一面，却也有人性闪光的一面。张楚对人物克的悲悯之心，使云落县城人物摆脱了脸谱化窠臼，共

同构成《云落》饱满生动的人物画卷。

3 触摸“日常”：县城生态的文学建构

日常生活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表现形式，它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13]。在20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当“日常生活”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时，张楚也用文学的方式表达着日常生活中县城生态。

3.1 日常生活的细节化呈现

日常细节的运用是张楚中短篇小说的优长，但他将这种日常生活细节作为长篇小说的主要支撑点，这是其创作上的一次大胆的探索实验。《云落》中所有细节的描写，始终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正如张莉所讲“他会不厌其烦地书写日常中的细部生活，直到它们闪现出我们平素不易查觉的亮度。”^[14]

张楚在架构《云落》时，各种细节贯穿在长篇小说中，日常生活的细节化呈现，巧妙勾勒出云落县在经济震荡下的县城生态，揭示出县域经济波动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张楚通过充满张力的空间叙事，借万永胜破产引发的三次群众性聚集事件，为我们展现了县城经济震荡的扩散进程。从扁鹊医院被查封的消息传出后，讨债者将其财务科围得“密不透风”，到消息扩散后的人群已然如“墨黑人浪”包裹整个医院，最后示威人群规模急剧扩大，形成了大规模的聚集。这种从财务科到扁鹊医院再至云落政府的广场三个空间的不断迁移，在加上人群数量的增加，不仅增强了县域经济破产的紧张感，还生动展现了县域经济危机对底层群众的生活影响。更为深刻的是，作家通过将抽象的经济震裂具象为底层人的生命，揭示了县城经济震荡对底层人物命运的深刻影响。有喝百草枯的信用社职员、纵身跃楼的财政局长、赤身裸体在医院狂奔的失心疯者——经济结构的崩塌不仅外化为真实的生命陨落，更引申出家庭伦理的崩塌和人性尊严的异化。

3.2 日常生活的戏剧化呈现

在文学创作中，戏剧性始终是文本建构的重要维度。小说戏剧化“是指在小说的外形之下，使小说的内涵具有戏剧性的某些特征，从而扩大和丰富小说容量的一种文学手段和创作倾向”^[15]。在长篇小说《云落》中，张楚通过文学形态的转换，将短篇小说所不能容纳的激烈、强戏剧性，转化为具有叙事潜能的文学空间。

《云落》的戏剧性首先将人物命运浓缩在从春到秋来

的短暂时间内，通过角色对身份认同的求索与突围，完成了对现代人宿命轨迹的嬗变与觉醒的史诗性观照。常云泽和徐天青的镜像人生通过“海钓”场景完成戏剧性交汇，在这一情节中，张楚将天青和云泽置于同一叙事空间，起初天青对这个冒名顶替者的态度是好奇和愤怒的，但在两人“互换身份”的秘密揭晓中，他彻底想通，打算原谅一切，接受一切。原以为两人身份已经清晰，他后来才发现常云泽的死亡并非真相的终点，反而是挖掘身份秘密的起点。当常云泽是养子身份浮出水面，血缘关系建构的家庭伦理就此崩塌。天青在身份迷雾中最终发现自己和常云泽都是孤独者。那些被血缘与谎言编织的命运，本应是揭晓他人秘密的钥匙，却成为照见自我身世的明镜。在这场叙事博弈中，戏剧性对原有情节的突破，彰显了其独特的艺术张力。

张楚之所以能呈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县城生态，一方面得之于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另一方面则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在县城生活了将近40年，县城生活对于他来说，类似于空气和水，通过对县城日常生活的细节化描写和戏剧性的挖掘，才真实地描绘了城市化进程中云落县城的众生相。

县城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客观存在，是观察当下社会变迁的直观缩影。张楚选择介于农村与城市过渡地带的“云落”作为其文学地理空间，正是因这一空间既不同于传统乡村，也异于城市，它为理解当下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而本文揭示了《云落》县城景观、边缘群体与日常生活叙事构建地方感的方式，凸显了县城叙事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价值。未来研究可在比较文学框架下，将《云落》与其他县城叙事作品进行跨地域对比，以进一步深化县城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2-5-7(3).
- [2] 陶礼天.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文化研究,2012(1):257-284.
- [3] 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M].俞孔坚,陈义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vi.
- [4] 张楚.云落[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
- [5] 江帆.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6.
- [6] 石访访.饮食的文化符号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3.

- [7] 曹霞. “70 后”作家的风景书写与叙事嬗变[J]. 文学评论, 2024 (3): 158-167.
- [8] 曹霞. 废墟意识、现代经验与非现实漫游——张楚论[J]. 小说评论, 2021(3): 122-132.
- [9] 袁欢. 张楚:从一片云写出大时代隐隐的雷音[N]. 文学报,2024-8-22 (4).
-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1:10.
- [11] 张楚,程永新,黄德海,罗昕.在名为“云落”的县城,世界春天般醒来[N].文艺报,2024-6-19(5).
- [12] 王佳倪.张楚:满怀热爱,文字才有温度[N].中国青年作家报,2024-7-9(2).
- [13]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0.
- [14] 梁鸿. 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J]. 山花,2009(7): 115-125.
- [15] 吴景明,李忠阳. 莫言小说的戏剧化书写及其审美表现[J]. 文艺争鸣, 2018(9): 173-177.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